

无情剑

古龙著

2

文学名著丛书



无情剑

古龙 著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二十六章 小店中的怪客

秋，木叶萧萧。

街上的尽头，有座巨大的宅院，看来也正和枝头的黄叶一样，已到了将近凋落的时候。

那两扇朱漆大门，几乎已有一年多未曾打开过了，门上的朱漆早已剥落，铜环也已生了丝锈。

高墙内久已听不到人声，只有在秋初夏末，才偶然会传出秋虫低诉，鸟语啾啁，却更衬出了这宅院的寂寞与萧索。

但这宅院也有过辉煌的时候，因为就在这里，已诞生过七位进士，三位探花，其中还有位惊才绝艳，盖世无双的武林名侠。

甚至就在两年前，宅院已换了主人时，这里还是发生过许多件轰动武林的大事，也已不知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江湖高手葬身此处。

此后，这宅院就突然沉寂了下来，它两代主人忽然间就变得消息沉沉，不知所踪。

于是江湖间就有了种可怕的传说，都说这地方是座凶宅！

凡是到过这里的人，无论他是高僧，是奇士，还是倾国倾城的绝色，只要一走进这大门，他们这一生就不会有好结果。

现在，这里白天早已不再有笑语喧哗，晚上也早已不再有

辉煌灯光，只有后园小楼上的一盏孤灯终夜不熄。

小楼上似乎有个人在日日夜夜的等待着，只不过谁也不知他究竟是在等待着什么？……

后墙外，有条小小的弄堂，起风时这里尘土飞扬，下雨时这里泥泞没足，高墙挡住了日色，弄堂里几乎终年见不到阳光。

但无论多卑贱，多阴暗的地方，都有人在默默的活着！

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处可去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已厌倦，宁愿躲在这种地方，被世人遗忘。

弄堂里有个鸡毛小店，前面卖些粗陋的饮食，后面有三五间简陋的客房，店主人孙驼子是个残废的侏儒。

他虽然明知道这弄堂里绝不会有有什么高贵的主顾，但却宁愿在这里等着些卑贱的过客，进来以低微的代价换取食宿。

他宁愿在这里过他清苦卑贱的生活，也不愿走出去听人们的嘲笑，因为他已懂得无论多少财富，都无法换来心头的平静。

他当然是寂寞的。

有时他也会遥望那巨宅小楼上的孤灯，自嘲地默想：‘小楼上的人，纵然锦衣玉食，但他的日子也许比我过得还要痛苦寂寞！’

一年多前，黄昏的时候，这小店里来了位与众不同的客人，其实他穿的也并不是什么很华贵的衣服，长得也并不特别。

他身材虽很高，面目虽也还算得英俊，但看来却很憔悴，终年都带着病容，而且还不时弯下腰咳嗽。

他实在是个很平凡的人。

但孙驼子第一眼看到他时，就觉得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。

他对孙驼子的残废没有嘲笑，也没有注意，更没有装出特别怜悯同情的神色。

这种怜悯同情有时比嘲笑还要令人受不了。

他对于酒食既不挑剔，也不赞美。他根本就很少说话。

最奇怪的是，自从他第一次走进这小店，就没有走出去过。
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选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，要了一碟豆干，一碟牛肉，两个馒头和七壶酒。

七壶酒喝完了，他就叫孙驼子再加满，然后就到最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歇下，直到第二天黄昏时才走出来。

等他出来时，这七壶酒也已喝光了。

现在，已过了一年多，每天晚上他还是坐在角落里那桌子上，还是要一碟豆干，一碟牛肉，两个馒头和七壶酒。

他一面咳嗽，一面喝酒，等七壶酒喝完，他就带着另七壶酒回到最后面那间屋子里，一直到第二天黄昏才露面。

孙驼子也是个酒徒，对这人的酒量他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能喝十四壶酒而不醉的人，他一生中还未见到过。

有时他也忍不住想问问这人的姓名来历，却还是忍住了，因为他知道即使问了，也不会得到答复。

孙驼子并不是个多嘴的人。

只要客人不拖欠酒钱，他也不愿意开口。

这么样过了好几个月，有一阵天气特别寒冷，接连下了十几天雨，晚上孙驼子到后面去，发现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，这奇怪的客人已咳倒在地上，脸色红得可怕，简直红得象血。

孙驼子扶起了他，半夜三更去替他抓药，煎药，看顾了他三天，三天后他刚起床，就又开始要酒。

那时孙驼子才知道这人是在自己找死了，忍不住劝他：‘象

这样喝下去，任何人都活不长的。’

这人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，反问他：‘你以为我不喝酒就能活得很长么？’

孙驼子不说话了。

但自从那天之后，两人就似已变成了朋友。

没有客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找孙驼子陪他喝酒，东扯西拉的闲聊着，孙驼子发现这人懂的可真不少。

他只有一件事不肯说，那就是他的姓名来历。

有一次孙驼子忍不住问他：‘我们已是朋友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’

他迟疑了半晌，才笑着回答：‘我是个酒鬼，不折不扣的酒鬼，你为什么不叫我酒鬼呢？’

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，所以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提起，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。

除了喝酒外，他还有个奇怪的嗜好。

那就是雕刻。

他手里总是拿着把小刀在刻木头，但孙驼子却从不知道他在刻什么，因为他从未将手里刻着的雕像完成过。

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客人，怪得可怕。

但有时孙驼子却希望他永远也不要走。

这天早上，孙驼子起床时就发觉天气已越来越凉了，特别从箱子里找出件老棉袄穿上，才走到前面。

这天早上也和别的早上没什么两样，生意还是清淡得很，几个赶大车的走了后，孙驼子就搬了张竹凳坐到门口去磨豆腐。

他刚坐下就看到有两个人骑着马从前面绕过来。

弄堂里骑马的人并不多，孙驼子也不禁多瞧了两眼。

只见这两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，前面一人浓眉大眼，后面一人鹰鼻如钩，两人颌下却留着短髭，看来都只有三十多岁。

这两人像貌并不出众，但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却极耀眼，两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，却不时仰起头向高墙内探望。

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。

他知道这两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。

只见两人走过弄堂，果然又绕到前面去了，可是，还没过多久，两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。

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。

孙驼子脾气虽古怪，毕竟是做生意的人，立刻停下手问道：‘两位可要吃喝点什么？’

浓眉大眼的黄衫人道：‘咱们什么都不要，只想问你两句话。’

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，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。

鹰鼻如钩的黄衫人忽然笑了笑，道：‘咱们就要买你的话，一句话一钱银子如何？’

孙驼子的兴趣又来了，点头道：‘好。’

他嘴里说着话，已伸出了一根手指头。

浓眉大眼的黄衫人失笑道：‘这也算一句话么？你做生意的门槛倒真精。’

孙驼子道：‘这当然算一句话。’

他伸出了两根指头。

鹰鼻人道：‘你在这里已住了多久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二十三年了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你对面这座宅院是谁的？你知不知道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是李家的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后来的主人呢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姓龙，叫龙啸云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你见过他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没有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他的人呢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出门了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什么时候出门的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一年多以前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以后有没有回来过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没有。’

鹰鼻人道：‘你既未见过他，怎会对他知道得如此详细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他们家的厨子常在这买酒。’

鹰鼻人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‘这两天有没有陌生人来问过你的话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没有……若有，我只怕早已发财了。’

浓眉大眼的黄衫人笑道：‘今天就让你发个小财吧。’

他抛了锭银子出来，两人再也不问别的，一齐上马而去，在路上还是不住探首向高墙内窥望。

孙驼子看着手里的银子，喃喃道：‘原来有时候赚钱也容易得很……’

他转过头，忽然发现那‘酒鬼’不知何时已出来，正站在那里向黄衫人的去路凝视着，面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孙驼子笑了笑道：‘你今天倒早。’

那‘酒鬼’也笑了笑，道：‘昨天晚上我喝得快，今天一早就

断粮了。’

他低下头，咳嗽了一阵，忽然又问道：‘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’

孙驼子道：‘九月十四。’

那‘酒鬼’苍色的脸上忽又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，目光茫然凝视着远方，沉默了许久，才慢慢的问道：‘明天就是九月十五了么？’

这句话实在问得很多余，孙驼子不禁笑道：‘过了十四，自然是十五。’

那‘酒鬼’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弯下腰去，不停的咳嗽起来，一面咳嗽，一面指着桌子的空酒壶。

孙驼子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‘若是人人都象你这么样喝酒，卖酒的也早就都发财了。’

黄昏时后园的小楼上就有了灯光。

那‘酒鬼’早就坐在他的老地方开始喝酒了。

第二十七章 小店又来怪客

今天那酒鬼看来似乎有些异样，他的酒喝得特别慢，眼睛特别亮，手里没有刻木头，而且还特地将他桌上的蜡烛移到别的桌上。

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门，似乎在等人的模样。

但戌时早已过了，小店里却连一个主顾也没有。

孙驼子长长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呵欠道：‘今天看样子又没有客人上门了，还是趁早打烊吧，也好陪你喝两杯。’

那‘酒鬼’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‘别着急，我算定了你今天的买卖必定特别好。’

孙驼子道：‘你怎么知道？’

那‘酒鬼’笑了笑，道：‘我么算命。’

他果然会算命，而且灵得很，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小店里果然一下子来了三四批客人。

第一批是两个人。

一个是满头白发苍苍，手里拿着旱烟的蓝衫老人。

还有一个想必是他的孙女儿，梳着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却比辫子还要黑，还要亮。

第二批也是两个人。

这两人都是满面虬髯，身高体壮，不但装束打扮一模一样，

腰上挂的刀也一模一样，两人就象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。

第三批来的人最多，一共有四个。

这四人一个高大，一个矮小，一个紫面膛的年轻人肩上居然还扛着根长枪，还有个却是穿着绿衣裳，戴着金首饰的女子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，看起来就象是个大姑娘，论年龄却是大姑娘的妈了。

孙驼子只怕她一不小心会把腰扭断。

最后来的只有一个人。

这人瘦得出奇，也高得出奇，一张比马脸还长的脸上，生着巴掌般大小的一块青记，看起来有点怕人。

他身上并没有佩刀挂刀，但腰围上鼓起了一环，而且很触目，显然是带着条很粗很长的软兵器。

小店里一共只有五张桌子，这四批人一来立刻就全坐满了，孙驼子忙得团团乱转，只希望明天的生意不要这么好。

只见这四批人都在喝着闷酒，说话的很少，就算说话，也是低音细语，仿佛生怕别人听到。

孙驼子只觉得这些人每个都显得有些奇怪，这些人平日本来绝不会到他这种鸡毛小店里来的。

喝了几杯酒，那肩上扛着枪的紫面少年眼睛就盯在那大辫子姑娘身上了，辫子姑娘倒也大方得很，一点也不在乎。

紫面少年忽然笑道：‘这位姑娘可是卖唱的吗？’

辫子姑娘摇了摇头，辫子高高的甩了起来，模样看来更娇。

紫面少年笑道：‘就算不卖唱，总也会唱两句吧，只要唱得好，爷们重重有赏。’

辫子姑娘抿着嘴一笑，道：‘我不会唱，只会说。’

紫面少年道：‘说什么？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说书，说故事。’

紫面少年笑道：‘那更好了，却不知你会说什么书？后花园才子会佳人？宰相千金抛绣球？’

辫子姑娘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‘都不对，我说的是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，武林中最近发生的大事，保证又新鲜，又紧张。’

紫面少年瞪掌笑道：‘妙极妙极，这种事我想在座的诸君都喜欢听的，你快说吧。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我不会说，我爷爷会说。’

紫面少年拊了那老头子一眼，皱着眉道：‘你会什么？’

辫子姑娘眼珠子一转，嫣然道：‘我只会替爷爷帮腔。’

她眼睛这么一转，紫面少年的魂都飞了。

那绿衣妇人的脸色早已板了起来，冷笑着道：‘要说就快说，飞什么媚眼？’

辫子姑娘也不生气，笑道：‘既然如此，爷爷你就说一段吧，也好赚几个酒钱。’

老头子瞪着眼，喝了杯酒，又抽了口旱烟，才慢吞吞的说道：‘你可听说过李寻欢这名字？’

除了那紫面少年外，大家本还不大理会这祖孙两人，但一听到‘李寻欢’这名字，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。

辫子姑娘也笑道：‘我当然听说过，不就是那位仗义疏财，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吗？’

老头子道：‘不错。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听说，小李飞刀，例不虚发，直到如今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能躲开过，这句话不知道是真是假？’

老头子‘呼’的将一口烟喷了出来，道：‘你若不相信，不妨

去问“平湖”百晓生，去问问五毒童子，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了。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百晓生和五毒童子岂非早就全都死了么？’

老头子淡淡道：‘不错，他们都死了，就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句话。’

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，娇笑道：‘我可不敢不相信这句话，不相信这句话的只怕都是傻瓜。’

那面带青记的瘦长汉子鼻孔里似乎低低‘哼’了一声，只不过大家都已被这祖孙两人的对答所吸引，谁也没有留意他。

只有那‘酒鬼’伏在桌上，似已醉了。

老头子又抽了两口旱烟，喝了口茶，才接着道：‘只可惜象李寻欢这样的英雄豪杰，如今也已死了。’

辫子姑娘愕然道：‘死了？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杀了他。’

老头子道：‘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有本事杀他的只有一个人。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谁？’

老头子道：‘就是他自己！’

辫子姑娘怔了怔，又笑道：‘他自己怎么会杀死自己呢？我看他一定还活在世上。’

老头子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‘就算他还活在世上，也和死差不多了……哀莫大于心死，可叹呀可叹，可惜呀可惜……’

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，沉默了半晌，忽又问道：‘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什么人可称得上是英雄呢？’

老头子道：‘你可听说过“阿飞”这名字？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好象听说过。’

她眼珠子一转，又道：‘听说此人剑法之快，举世无双，却

不知是真是假？’

老头子道：‘伊哭的武功如何？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兵器谱中，青魔手排名第九，武功自然是好得很了。’

老头子道：‘铁笛先生，少林心鉴，赵正义，田七……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？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这几位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，谁都知道的。’

老头子道：‘阿飞的剑法若不快，这些人怎会败在他剑下？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如今这位“阿飞”的人呢？’

老头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‘他也和小李探花一样，忽然不见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消息，只知道他是和林仙儿同时失踪的。’

辫子姑娘道：‘林仙儿？不就是那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？’

老头子道：‘不错。’

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，漫声道：‘情是何物？偏叫世人都为情苦，而且还无处投诉……’

那紫面少年似已有些不耐，皱眉道：‘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你说的话呢？’

老头子长叹着摇头道：‘象阿飞和李寻欢这样的人物，都已不知下落，江湖中还会发生什么大事？我老头子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’

那面带青印的瘦长汉子忽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‘那倒也不见得。’

老头子道：‘哦？阁下的消息难道比我老头子还灵通？’

那瘦长汉子目光四转，一字字道：‘据我所知，不久就要有

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。’

老头子道：‘在那里发生？什么时候发生？’

瘦长汉子‘拍’的一拍桌子，厉声道：‘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地！’

这句话说出，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面上全都变了颜色，那绿衣妇人眼波流动娇笑道：‘我倒看不出此时此地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’

瘦长汉子冷笑道：‘据我所知，至少有六个人马上就要死在这里！’

绿衣妇人道：‘那六个人？’

瘦长汉子喝了口酒，缓缓道：‘“白毛猴”胡非，“大力神”段开山，“铁枪小霸王”杨承祖，“水蛇”胡媚，和“南山双虎”韩家兄弟！’

他一口气说了这六个名字，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都已霍然长身而起，纷纷拍着桌子骂道：‘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？’

声音喊得最大的正是那‘大力神’段开山。

此人站起来就和半截铁塔似的，‘南山双虎’韩家兄弟身材虽高大，比起他来还是矮了半个头。

他骂了两句不过瘾，接着又道：‘我看你才是一脸倒霉相，休想活得过今天晚上……’

这句话还未说完，那瘦长汉子只一抬腿，忽然就到了他面前，‘劈劈拍拍’给了他十七八个耳光。

段开山明明有两只手，偏偏就无法招架，明明有两条腿，偏偏就无法闪避，连头都似已被打晕了，动都动不得。

别的人也看呆了。

只听这瘦长汉子冷冷道：‘你以为是我要杀你们？凭你们还不配让我动手！我这只不过是教训教训你们，要你们说话斯文些。’

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慢慢走了回去。

‘铁枪小霸王’杨承祖突然大喝一声，道：‘慢走，你倒说说看是谁要杀我们？’

喝声中，他一直放在手边的长枪已毒蛇般刺出。

只见枪花朵朵，竟是正宗的杨家枪法。

那瘦长汉子头也未回，淡淡道：‘要杀你们的人就快来了！……’

只见他腰一闪，已将长枪挟在腋下，杨承祖用尽全身力气都抽不出来，一张紫面已急得变成猪肝色。

瘦长汉子又接着道：‘你们反正逃也逃不了的，还是慢慢的等着瞧吧。’

他忽然一松手，正在抽枪的杨承祖骤然失去了重心，仰面向后跌了下去，若不是‘水蛇’胡媚扶得快，连桌子都要被撞翻了。

再看他的铁枪，竟已变成了条‘铁棍’！

铁尖已不知何时被人折断了！

但听‘夺’的一声，瘦长汉子将枪尖插在桌子上，慢慢的倒了杯酒，慢慢的喝了下去，就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但韩家兄弟，杨承祖，胡非，段开山，胡媚，这六个人就没有他这么好过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俱是面如死灰。

每个人心里都在想：‘是谁要来杀我们？是谁？……’

外面风渐渐大了。烛光闪动，映得那瘦长汉子一张青疹疹

的脸更是说不出的诡秘可怖。

‘这人又是谁？’

‘以他武功之高，想必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，我们怎会不认得他？’

‘他怎会到这种地方来的？’

每个人心里都是忐忑不定，那里还能喝得下一口酒去？

有的人已想溜之大吉，但这样就走，也未免太丢人了，日后若传说出去，还能在江湖中混么？

何况，听那青面汉子的口气，他们就算想逃，也逃不了！

那瘦小枯干，脸上还长着白毛的胡非，目光闪动，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到韩家兄弟的桌子前，抱拳道：‘南山双虎的威名，在下是久已仰慕得很了。’

南山双虎也立刻站起，大虎韩斑抱拳道：‘不敢。’

二虎韩明道：‘胡大侠和胡姑娘兄妹，暗器轻功双绝，我兄弟也久仰得很！’

胡非道：‘韩二侠过奖了。’

那边的‘水蛇’胡媚也媚笑着赧衿作礼。

胡非道：‘两位若不嫌在下冒昧，就请移驾过去一叙如何？’

韩斑道：‘在下等也正有此意。’

这两批人若在别的地方相见，也许会拔出兵刃来拼个你死我活，但现在同仇敌愆，不是一家人也变成一家人了。

大家都举过杯，胡非道：‘两位久居关东，在下等却一直在江淮间走动，兄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想将我们一网打尽。’

韩斑道：‘在下正也不解。’

胡非道：‘听那位朋友的口气要杀我们的那人，武功想必极高，我们也许真的不是他敌手，只不过……’